



唱叢書
通俗演

話 劇

陰謀詭計

金 峯 著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人 物 表

錢小順——二十四歲，民兵隊組長。(簡稱小)

巧 珍——二十二歲，婦女小組長。(簡稱巧)

傅世仁——五十六歲，反動地主，大家稱他爲『不是人』。(簡稱傅)

錢法大——二十三歲，民兵隊員。(簡稱法)

傅小宗——二十歲左右，傅世仁的兒子。(簡稱宗)

老 錢——三十多歲，村長。(簡稱村)

根 福——二十八歲，民兵隊員。(簡稱根)

吳廣明——三十歲，民兵隊長。(簡稱吳)

錢嚮嚮——五十五歲，錢法大的母親。(簡稱嚮)

隊員甲——二十多歲。(簡稱甲)

隊員乙——同上。(簡稱乙)

李宋時——三十三歲，傅世仁的女婿，匪特。(簡稱李)

張杏生——六十歲，農民。(簡稱張)

羣 衆——若干人。

第一場

時間 一九五一年初春。

地點 蘇南某縣，一個翻身不久的村子。

人物 錢小順 巧珍 傅世仁 錢法大 傅小宗、

佈景 舞台左面露出三間瓦平房的一部分。一門通內室，一門開在大路旁。室內正中掛着毛主席的像，像旁一副紅對聯，上聯是『翻身全靠共產黨』，下聯是『勝利不忘解放軍』。桌椅條凳，機樑俱備，桌上一座老式自鳴鐘最引人注目。台右是條小路，路旁有一堆稻草和鄰家的籬笆，中間襯着一棵老槐樹，樹下一塊大石頭。

深藍色的天，月亮不太明亮。

幕啓 巧珍在桌旁燈下納鞋底，小順坐在門邊矮凳上擦槍。同時，傅世仁在屋外鬼頭鬼腦地、從門縫裏偷看屋內的動靜，遠遠的有狗叫的聲音。突然『撲』的一聲，小順將槍柄向地上一搗，嚇得傅世仁驚慌地溜下。

小 我就是不相信，你真是雞叫三遍就起來吶？

巧 當然了，天朦朧亮，就燒好了早飯。

小 怎麼我就不曉得？

巧 昨天你不是才開完了兩畝荒地嗎？我想你一定累得很，我輕手輕腳地，沒有敢驚動你呀。

小 喔！算了，今天總算我落了後，輸給你吶。

巧 不要說大話，老實說，以後你也贏不了我的。

小 吹什麼牛？哪件事不是我領頭幹？

巧 倒要問你，我什麼地方落了後？

小 你看，我除了種田開地不算，還養了兩條大肥豬。

巧 唷，那有什麼希奇？我養的雞，已經生了七百多個蛋了，也還不算壞。

小 好，算你行，那麼互助組裏要算我帶頭了吧？

巧 我在婦女會的工作，也不比你差。

小 那麼放哨查夜，可沒你的份了吧？

巧 我們村上的婦女，都已經打算加入民兵隊，你們男人家夜裏放哨，我們婦女們白天站崗，晚上空下來再做做針線。對了，你看這雙鞋子是做給哪個穿的？

小 哪個穿的？嗨嗨！家裏也沒第三個人，除了我，還有哪一個？

巧（逗他）你？唷！你才沒有那份福氣呢。

小 我沒福氣？那麼這是做給哪個穿的？

巧 唔——是做給——做給——

小 到底是哪一個？

巧 嚶！就不告訴你，慢慢的猜吧。

小 巧珍，規規矩矩的，開什麼玩笑？

巧 是做給人家穿的嘛，哪個跟你開玩笑！

小（認真地）巧珍，你這是什麼……

巧 哈哈……（笑個不停）

小 你——

巧 我怎麼？

小（走近她）你到底是在玩什麼花樣？

巧 哈哈！看你這個急相，告訴你，是做給中國人民志願軍穿的，你當送給哪個？

小 喔！原來是慰勞品呀，我當是……

巧 你當是什麼？啊？（站起來逼着他）

小 算了，算了，不談這個，總而言之，我們小兩口子都不簡單。

巧 本來嘛，翻身的婦女還能比以前？如今男女平等，一樣搞生產，懂嗎？

小 懂，懂！怎麼會不懂呢！喏！（伸出手去）送給你打一下，算我陪禮吧。

巧（故意一推）去去去！臉皮有城牆厚。

〔兩人都樂得合不攏嘴。〕

小 好吶，過去的我們不談，幾時有空，要好好的訂個計劃出來，看將來哪個成績好？

巧 好啊！幹吧。

小（看鐘）啊呀，不早了，已經八點多了……

巧（笑）嘻嘻嘻！

小 又笑什麼？我說錯吶？

巧（玩笑地）你呀！要就不回來，一回家嘛，這座自鳴鐘就該倒楣了，起碼一天要看上個二十四遍，沒走壞倒給你看壞了。

小 當然了，你哪輩子有過這個玩意呀？不是翻身，誰買得起這個？不跟你囉嗦了。（開門走了出去）

巧 噯？慢點走哇，晚上風大，冷得很，要多穿一點衣裳。

〔巧珍到內室取衣裳。〕

小 還沒走呢，我先叫聲法大。（走出屋外，大聲喊）法大！法大！時候到吶，走囉。（又走進屋內）

巧 (取衣服出) 怎麼? 法大約你一塊走的嗎?

小 是的。這個傢伙不知怎麼弄的, 這幾天老是打不起勁來, 三天要告兩天假。(穿衣)

巧 不用提了, 上半天錢嬌子還跟我吵呢。

小 喔? 爲什麼? 不過, 對年紀大的人, 總要耐心一點跟她談。

巧 你想氣人不氣人? 早上我好心好意的問她:『你兒子爲什麼這幾天老是告假?』你猜她怎麼說?

小 怎麼說?

巧 她說, (學她口吻)『現在已經分了田, 今年收成也好, 地主鬥垮了, 土匪又沒有了, 還要民兵幹什麼? 查夜放哨, 真是發癡, 現成的熱被頭不睡, 去喝西北風, 這不是有福不會享……』

小 這成什麼話嘛?! 翻了身, 連一點做主人的氣派都沒有。

[錢法大懶洋洋地由西後角走了過來。

巧 我看他們中了謠言的毒了!……

法 (推門入) 小順哥, 怎麼今天還要派到我…… 去站……

小 槍呢?

法 沒帶來。

小 快去拿吧，你看什麼時候啦。

法 小順哥，今晚上再請你給我告個假，我的頭實在有點昏沈沈的，肚子也疼得很。

巧 (氣鼓鼓地)法大哥！不是我說你，輪到你值班，老是頭痛肚子疼的，生病嘛，也要揀個好日子呀。

小 (打斷她的話)巧珍，我帽子呢？法大，你要是真肚子疼，就歇一夜吧。法大，我們是好弟兄，你有什麼心事說給我聽吧，我看你這幾天心裏好像有什麼事情。要知道，我們翻了身，分了地，人民坐了天下，好日子已經開始啦，還不從心裏喜歡嗎？

法 這個我知道，過去我們站在別人的地上，頂着別人的屋子，有苦不敢訴，有淚也不敢流。

〔巧珍拿帽子出來。

小 是呀，多少年以來，我們敢笑嗎？那是受了什麼罪咎。

巧 法大哥，不要忘了，這些好日子是怎麼得來的。

小 過去，刀把子是在反動派手裏拿着的，我們只好受地主的壓迫和剝削，動也不敢動，可是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着解放軍，把蔣該死打垮了，我們才得到解

放，門倒了地主……

法 這我也曉得，要是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，我們怎麼能過好日子呢？不過，不過現在已經能有好日子過，就痛痛快快的過吧，何必還要組織什麼民兵呢？

巧 你要知道，敵人是不叫我們過好日子的，我們生活過得一天比一天好，它們看着多麼眼紅喲。

小 蔣該死在台灣，受了它洋爸爸的指示，趁機會利用特務、土匪，勾結不法地主，來造謠、破壞我們……

法 勾結地主？

小 是的，就像毒蛇瘋狗一樣，暗暗地想來咬我們。

法 噢！那——那——

小 那麼，我們就拿起槍桿子來，建設我們的武裝，辦好民兵，來保衛我們的翻身果實。

巧 時候不早了，有話明天再談吧，應該走吶。

小 好，我們走吧，怎麼樣？肚子還疼嗎？

法 今天就讓我告假吧，下次值班我準到。

小 那就再休息一天吧。你在家坐坐，我先走了。

法 我想回去早點睡吶。

〔小順出門向西而去，法大跟着走回家去。

巧 (又坐原處納鞋底，忽然發現桌上小順忘記帶去的電筒，急忙追出去)小順！小順！

〔傅世仁鬼頭鬼腦地從暗角裏走出來。

巧 (發覺背後的腳步聲)什麼人？

傅 我，我呀，小順嫂子。

巧 你是——(用電筒照他臉上)

傅 我是傅世仁吶。

巧 『不是人』？這麼晚還偷偷摸摸的出來幹什麼？

傅 我沒偷偷摸摸的呀，這不是規規矩矩在走路嗎？

巧 你這麼東一躲、西一閃的做什麼？

傅 噢！我怕呀，膽子小，就怕鬼，走到這地方，我的寒毛就豎了起來。

巧 哼，不是怕鬼吧？恐怕是分了你的房子不舒服吧？

傅 哪裏的話？小順嫂子，你想，我現在還敢不舒服嗎？不會的。我是說，這塊地方不乾淨，有些邪氣，你不曉得，我這幾間房子，以前老是鬧鬼，所以我走到這裏不自覺的就害怕了。

巧 鬼？什麼鬼？我們搬進來已經好久了，就沒看見過什麼鬼，恐怕你惡毒的事做得太多了，才膽小心虛呢。

傅 你不信就算了。前幾天我明明還看見的呢，就是我小兒子發痧的那晚上……

巧 發痧？這樣大冷天還會發痧？

傅 喔！不不不！說錯了，我是說他發燒。啊呀！小順嫂子，就是那個晚上，從這裏經過到周塘去請王仙人。

巧 王仙人？胡說，解放以後，她早就不幹那迷信的事了。

傅 我是想請她再看一次的，這個不說它，還是說我看見的鬼吧。那天晚上，剛走到這草堆旁邊，忽然聽見『篤！篤！篤篤！』像是個小腳女人走路的聲音，後來我仔細一看吶，你猜是什麼？小順嫂子！

巧 是什麼？

傅 是一雙大紅繡花鞋，看不見人，只看見一雙紅鞋子，『篤篤』的。那時我渾身直冒汗珠，可把我嚇死了。後來我大聲咳嗽了一下，那雙鞋子才慢慢的走進屋裏去了。

巧 走到我們屋裏去？

傅 是啊！後來我拔腳就跑。啊呀！我的娘啊！真怕人，事後我仔細一想，恐怕一定是我們老祖宗回來看

看的。

巧 對了，你們家老祖宗也跟你一樣，把田分了，有點不服氣，對不對？那麼你就叫它顯個靈，把田跟房子要回去好啦，——哼！我沒閒工夫跟你神呀鬼的胡說。（進門取鎖，吹熄燈，鎖好門向西而去）

傅 小順嫂子！我是好心好意的告訴你呀，哎！真是『狗咬呂洞賓、不識好人心』嘛。（裝着回去的樣子，看她走遠了，又回身）呸！那娘個騷婊子，臭貨，靠着共產黨就這麼神氣，總有一天，叫你這臭女人跪在我傅老爺的前面。娘的，居然罵起我來了。明明我叫傅世仁，她偏偏要叫我『不是人』。哼！娘的，來個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鬼不怕，火看你怕不怕？把你房子燒掉，看你還罵不罵？（拿一把稻草，欲取火柴點燃）

〔此時遠遠有人輕聲連拍三下手，『不是人』也回拍了三下。〕

傅 （輕聲地）小宗！小宗！

宗 （懦怯的上）爸——爸！我——

傅 怎麼樣？預備好了嗎？

宗 我——我不敢，我怕。

傅 婊子養的，怕什麼？你老子的田被人家分掉，餓死你這小雜種都不怕，放一把火就怕？你這小猢猻。

宗 村外面有站崗的，村裏面有查夜的，剛才推扳一點給錢小順看見。要是真給民兵發現，我這條命還保得牢？

傅 婊子養的，我不是說了嗎，你放火的地方，今晚就沒有人站崗。錢小順這個組，一共只有十二個人，倒有四個告了假，這麼大的村子，八個人管屁用？這個機會怎麼能錯過？快去。

宗 爸爸，你摸摸看，我身子直發抖，心也跳得厲害。

傅 哎！我怎麼生出了你這個小猢猻！那麼你就躲在這裏，等一下錢小順的老婆回來，（從身上拿出一頂白無常的帽子）你就在草堆旁邊看動靜，找機會用小石頭，朝她門上丟。要是這騷婊子出來，你就戴上帽子，伸出舌頭，『吱！吱！吱！』向她叫，懂嗎？

宗 這……這是幹什麼？爸爸！房子分掉就算了，裝鬼有什麼用呢？將來老蔣回來，他們還不乖乖地還給我們嗎？

傅 娘的，你『吃的是燈草灰，放的是輕巧屁』嘛，還等老蔣回來？等他回來，我的骨頭都要被這些窮鬼門碎了。

宗 既然老蔣不會回來，我們也可以跟周村的張仁富

學學嘛！他不也是地主嗎？現在他自己也種田，不是沒有人鬥他了嗎！？

傅 婁子養的，少胡說，你說老蔣不會回來吶？哪個告訴你的？

宗 剛才你不是說……

傅 我說現在不會回來，將來還要回來的，告訴你，只有老蔣回來我們才有生路。你姐夫不是說，在農村裏就只有靠地主的活動了嗎？我們搞得好，老蔣也來得快，到那個時候，這些窮骨頭，哪個敢不叫我一聲傅老爺？就是你吧，人家也得恭恭敬敬的喊聲少爺呀。

宗 我看是難，難啦！

傅 婁子養的，這叫做『死馬當作活馬醫』，試試看，不然你姐夫怎麼還在美國人辦的什麼訓練班裏，去訓練過的呢？

「遠遠地有狗咬聲。」

宗 爸爸，他住在我們家裏，有點危險吧？……

傅 輕一點，你聽！有人來了，快躲起來。記住！等你姐夫西邊放的火燒起來，或者是東邊的火燒起來，你就趁機會，偷偷的溜回去，懂嗎？（急向東邊下）

〔傅小宗躲到草堆後面，小順和巧珍由路西邊回來。

小 真急煞人，一共十二個人，倒有四五個告了假，要是壞人趁機會來鑽空子怎麼辦？你回家吧，我到東面根福屋裏去看看他爲什麼又告假？

巧 他要是不來，你就把槍借來用用，今晚上讓我去站崗。明天再找村長談談，要好好的檢討檢討。

小 我先去看看再講。（向東而去）

〔巧珍開了門，點上燈，看看鐘，又繼續做鞋子。屋外草堆旁，慢慢的伸出了個無常鬼的頭——傅小宗裝的鬼。他用小石頭向門上丟去。

巧 哪一個？（沒反應，又是『噠噠』兩下。她開了門看個究竟）咦？沒人嘛！

〔傅小宗拖出舌頭，從草堆後面站了起來，『吱！吱！吱！』叫着。一步一步，慢慢地逼向巧珍，兩隻小雞爪（手）伸得長長地，想扼死巧珍。她受到這突然的襲擊，確實有些恐慌。一步一步向後倒退，一直被逼入門內。〕

巧 你——你——你到底是人是鬼？（想起『破除迷信』的故事書，才恍然大悟，於是就鎮靜了。從桌上，取起菜刀，追了過去，小宗見露了馬腳，嚇得直抖，沒命地逃向西面）大家快來呀！出了奸細吶！快來

呀！

〔從東面的路上照射過來一條白光。小順揹着槍，手裏提着槍，打着電筒跑了上來。

小 什麼事？什麼事？奸細在哪兒？

巧 你看那條黑影子，不是嗎？

小 （舉起槍就是『砰』的一聲打了過去，並高聲喊着）前面崗位抓住奸細呀！走，追過去。

〔他們剛要追，村東面嘈雜聲大起，『火燒了！火燒了！』大的哭小的喊，騷成一團。

小 糟糕！壞人鑽上空子了，巧珍！把槍拿去，快去追那個奸細，我到東面去救火。（想要跑去）

巧 小順！不得了吶，你看村西頭也燒起來了，一片紅光，這怎麼辦呢？（向村西頭奔）

〔法大驚惶地披着棉被，嚇得渾身發抖地跑了出來。

法 什……什……什麼？哪……哪裏失火呀？

小 糟了，法大，你不願意放哨查夜，現在出了亂子吶，這個責任看由誰擔戴？

法 這——這哪——哪能怪我？

小 別再辯吶，快到西邊去救火；多動員一些人，快快快！

〔小順又奔向東面。法大嚇得目瞪口呆，手足無措。此時，傅世仁雙手捧着一隻很小的銅臉盆，慌張的由東北角上退了出來，正巧碰着呆站在那兒的法大，兩人都一驚。並同時『哎呀』一聲。

法 誰？(返身)你？做什麼？

傅 我——我救火，救火。(急忙地走了)

法 救火？

〔全村人聲、鑼聲、哭聲、救火聲，混作一片。

——暗轉或閉幕——